

诗新韵

春色(组诗)

胡金华

春醒

冬的寒冷还贴着脸  
桥头溪畔已经热闹  
一树柳枝  
一树桃枝  
扎着一个一个的鞭地  
炸醒了整个春天和我

春始

青草从尘封一冬的记忆里爬起  
抖了抖一身的寒意  
低微的身板紧贴着泥土妈妈  
积久的压力反让他轻松  
他从地心冒出的一点热气里长吁一声  
披一身嫩绿颤巍巍闯入人间

只有大块头的大树大山还在等待  
同样的时节同样的闯入者  
无叶的小枝上小花朵绽放了  
恋窝的小鸟儿四处飞了  
清清的溪水一路惊讶一路歌唱  
春天  
从这些微小的事物上最早开始

春山

密密麻麻的阡陌连着不绝的青山  
青山密密麻麻的新绿挤满树丛  
树丛密密麻麻的枝叶覆盖了小道  
小道的每一处啊  
贮存着我儿时密密麻麻的记忆

春山之顶有空悠的白云  
春山之上盘旋的白鹭  
春山之中祖墓群里有高耸的白茅  
春山之外,夕阳西下  
踽踽行走着的一个白首  
如路边寂寞绽放的一朵白花  
又如天边飘过的那朵孤单的白云

春水

雪山赋我冰清玉洁  
草木溢我晶莹剔透  
我走入初春的田野山川  
寻找内心的温暖和春意

我一直都在努力积聚  
梦想着成溪成河奔流入海  
我的肉体属于与生俱来的纯洁  
我的性格属于天地造化的不平则鸣  
在我的身后  
偶有电闪雷鸣冻雨霏霏  
在我奔腾过的地方  
定会绿草如茵鲜花盛开

春夜

家乡又到了小雨连绵的季节  
早过的树枝挂着泪珠喜极而泣  
断弦了的小溪流奏着情歌  
清波静涨春池  
小兔在草丛里小心观望  
夜来了,自然看不清初春脸上的红晕  
但可以触摸山村四起的薄雾  
情到深处,连绵的群山  
便张开诱人的大眼  
一盏盏路灯醒了  
眨眨巴巴的  
一束束光柱  
便是一根根长长的睫毛  
像恋爱中的少女眼神  
山村的夜色更加醉意朦胧

一个花甲游子,深陷其中  
独自游走于乡间小道  
好像立马遇见  
知青插队时那对明亮勾魂的丹凤眼



张永中

种麦

在南方山地耕作区,是少有把麦子当主粮种的,但麦子无论如何也不应归于杂粮。就亮坨寨子人看来,麦子,还是没被当正粮。人们说,吃饭,吃饭,也就是指用碗装着吃的米饭,由水稻碾出来的大米煮成的米饭。

不被当正粮的麦子,品种有好几个,大类分为小麦、大麦。清人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还有称藟麦、青稞、雀麦或燕麦、莜麦、油麦等等的。雪峰山、武陵山一带,有食糝子、稗子的习惯,但它们多与水稻共生,不似麦类早作,不属麦子。

我小时见到和参与过大人们种麦,欠粮时,也吃过麦面。麦,是当地习种适生的作物,人们喜欢把它种在寨子西头坡地上。最常见的就是小麦,少量大麦,零星一点点莜麦或燕麦。若种,也是小丘小块的,甚至坡上种一点。儿时,见惯了山风吹拂,就是没有风吹麦浪的概念。这与麦子从未大面积成片种植过有关。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里又把莜麦叫燕麦,这个名字常混杂在大麦小麦中,古人也未必弄清楚了。小麦大麦很好分辨,从其穗子上芒草的长短便可看出。小麦芒,短,敞而如髭状旁散;大麦芒,稍长,敛,聚而收束,一撮显得夸张的长芒草,如写榜书的长毫大笔头。从各种记载和图录对比看,我们种的大麦与青稞相似,或许就是青稞。又据《植物名实图考》记载“青稞即莜麦,一作油麦。《本草拾遗》谓青稞似大麦”且“耐寒迟收”“经年一熟:七月种,六月(第二年六月)获,夷人炒而春面,入酥为糍粑……其味如荞麦而细,耐饥,耐黎嗜之。”我们这里山水气候有似于川西藏东滇北,从区域角度看,种青稞应属正常。只是,它生长周期过长,产量不高,多当玩食,其名录于《救荒本草》,聊备救荒疗饥而进不了主粮正品。

种麦子,大致是从秋后冬前开始。点种前,先得把翻出来的地耙细、开厢。厢间开出小浅沟,地边再开大沟,若种在干田里,沟要开得深一些。麦子种先用灰粪拌好,一人开穴,一人点种。一穴一撮,一撮为五指指尖并拢所捏住的那一点,大约七八粒。点种后,能赶上一场透雨,就最好了,三五

古弓

拉纤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但人们对于拉纤并不陌生,除了在电视上看到,还听到过一曲唱响大江南北的《纤夫的爱》。拉纤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和强悍拼搏精神的体现,记录着一代代先民血泪斑斑的劳作史。

从常德到沅陵的水路,途经九洞十八滩,一路上全在走滩闯滩,与一江激浪狂涛对峙是常态。纤夫的艰辛,与牛背型,毫无区别。他们七八人组合在一起,接过船老板从水上抛来的纤搭肩,勒进了自己的肩胛,脊背弯曲如桥拱,拉着满载食盐、布匹、医药、粮食之类货物的古老而吃水很深的木船,劈波斩浪,含辛茹苦,送往贵州方向去。拉纤的纤夫,赤裸的身板下,布围缠腰,他们为了排除路障,时时穿行两岸,忽儿水下,忽儿岸上。因滩陡水急,惯性使然,行走时,老似站不稳脚跟,忽奔左,忽奔右,乍一看,似东倒西歪的醉汉。

那纤绳青蔑扭就,水浸泡后沉甸甸的,有气无力地浮在水面,全靠纤夫把力凝聚在纤绳上,木船才能向前行驶。

当船被拉入青浪滩、十里浪滩……这是有名的阎罗滩,水浪一波一波地翻卷,少说也有三四尺高,向岸边袭来,波峰浪谷,恰似鲸鱼的刀刀脊背,有棱有角,凶险异常。那鲫鱼洞、盗子洞……水声如雷,气势汹汹,令你胆战心惊,望而生畏。

当纤绳一度拉入狂澜乱涌中,纤夫手指和脚趾扯住沿途地下坑洞、田塍、树桩,全力进行抵挡。往往这时,事关生死存亡,大伙力往一处使,劲往一处鼓,连牙巴骨也咬得嘎嘎响。为了拼力抗争,战胜水魔,嘴里哼起了拉纤号子:“哎哟,嗨哟,嗨哟,哎哟……众兄弟们紧拉纤,急水滩头要努力,战胜困难闯险滩。勇往直前争当先,且莫偷懒不出力,一命呜呼丧黄泉……”

船至安江靠岸,唯一的栖身之处,莫过于逛河边那些杉木皮搭盖的茶馆、酒馆、餐馆、旅馆。那时,有位叫段大妹的女人在河边开茶馆,茶馆三间房,房里没有挡壁,八根柱子支撑着,左一排,右一排,前一排。后

天后便有新苗萌出。再过几场雨雪,苗到一两寸,春韭一样,这时,得踏踏苗,以利于春天分蘖。这一段麦苗长在地上是低调的,常常会被窜生其间的零星油菜苗盖住。麦,似乎也并不与它们争什么,只是等到桃李春风时节,它才憋着气一样地噌噌往上蹿苗。一番拔节孕穗、灌浆结籽后,就等着枇杷黄时人们去收割。

天气实在是好,珍珍把母亲收下来的麦子拿出来晒。麦子一粒一粒胀鼓鼓的,不过里面还杂进去了不少野草种子、稗子、各种颜色的杂豆子,还有干了的干瓢虫壳儿、小麦秆儿。那肯定是在收麦子时,匆匆忙忙把缠在麦秆上面的野草和杂豆藤一起收割了。珍珍现在得把它们都拣选出来。小杂豆、草籽儿捡在一边;小麦秸秆、小砂粒子就扔掉。小杂豆、草籽儿,珍珍不扔掉,她要把它撒回地里去,让它们来年春天在地里发芽,再和麦子一起长,做它的邻居和朋友,开好看的花给人们看。没有它们作伴,小麦长在地里也好孤独的,有了这些小草、小花,地里才热闹。

捡好了小麦里的杂质,簸箕里就只是小麦了,可以磨粉做面。不过珍珍更喜欢的是用它来换马草坪的李子吃。那李子酸酸甜甜的,一升麦子,可以换三四升李子。

麦子,不当主粮,是有道理的,这有关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江南楚地,湿寒溽暑,加之山区,山高水冷,食性多嗜苦辣酸。麦性偏温甘,且烹制上也不简单,外加生产区域的缺地少田,生长上的长周期,无论种或食都有限。

麦作面食,印象中是淡薄的,在我儿时的食谱里,始终将它归入杂粮粗食之列。先说吃麦饭,煮熟的麦粒饭,糙而散,我是吃不了两三口就丢碗的。麦粒籽,稍可口者,是在麦子孕穗结籽将熟未熟时,在地头采下穗头,放火里或热灰中烧烤至皮壳焦糊,然后揉出籽粒,这时饱含浆汁的嫩麦粒儿,香气氤氲,玲珑可爱,是我们难得的野食。麦子的吃法,多是磨面、做饼,即麦子粑粑;或捏面片,扯面鱼儿余水,滚汤。很少包饺

子的。做面条,条件有限,很少,更不用说发面做馒头包点了。可口点的吃法,是摊薄面饼。做法是,先把面兑水合稀调稠,拌糖,或拌盐,待锅着油烧热后,将面汁淋入锅里,再摊开抹平,这样,油煎的面饼就出来了。如果在面汁里先放点葱花,就是现在的葱油饼了。这种做法少,原因是太耗油,在那个缺粮少油的年代,是奢侈的。有油水,味道自然就好啦,往往过年过节才偶尔吃上它。

大麦的吃法与小麦不同。我们这里的大麦像青稞,或许就是青稞。清人吴其濬说:“大麦,《别录》中品,陶隐居谓为稞麦,《唐本草》遂云出关中,即青稞麦”“麦(大麦)初熟时用碾半破,和糖食之,曰碾黏子;为面、为酢、为酒,用至广。”这里列举了大麦的几种食法,加上前面还讲到的“炒而春面,入酥为糍粑”。以上诸法,除了以麦做酒外,我都见过并吃过。为酢,就是做麦子酱,先是将麦子磨成面,不用细筛,麸粉一起做成糍粑,煮熟,用椿叶或黄荆叶铺底发酵生酶,和盐晒制即成,因它有一种特别的麦香甜味,也叫甜酱。这时它成了一道下饭的好菜。炒麦面,就是把出壳的大麦炒熟,然后或磨或春成面,用熟油或冷开水搅和捏拌着吃,香软可口。

种麦和种豆不同,种麦是耗肥力的,不像豆有固氮根瘤,肥力自助。当地,种麦少,主要还是土地金贵,成不了规模。

现在,农村跟着城里搞现代化,很多人都进了城,山里很多田地都不种而退耕还林了。亮坨寨子过去的好田好地,现在都长树了,连水稻都不种了,何况麦子。过去挂满大包小包种子的墙板壁,因为少了烟火,也慢慢朽了,塌了。

那时,乡里是买不到现成的种子的,稻、粟、豆、荞、麦、苞谷,各类瓜菜的种子,不管种什么,种多少,种子是一定要自己留的。留种的方法,简单,把选好的种子晒干晒透,为了防治牛儿虫之类的,在晾晒时就放上了蓼辣草。晒好晾透的种子专门用棕衣一袋一袋地兜装着,挂在炕梁上,老鼠够不着的地方,等季节一到,就一包一包地拿下来,顺着春风,顺着雨水,顺着阳光,一样一样地播撒下去,等待并重复着一年的欣欣向荣。

纤夫的爱



沅江河畔,在夕阳的映射下,满目金黄,唯美浪漫。(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一排都是竹躺椅,一到晚上船工都来喝茶。那段大妹歌女出身,好嗓子,一边弹琵琶,一边唱,唱的多是十八相送、孟姜女寻夫之类的歌词。那些个纤夫把段大妹当成漂亮小妹瞅着,说是三十,少了点,说是四十,多了些。她瓜子脸,头发乌青,身材丰满,那些纤夫看傻了眼,惹得段大妹生气了,她脸一板,眼一瞪:“你看什么看,真是无聊的小孬种。吓!”吓得想打她主意的无赖连连告退。

拉纤没有节假日休息日,常年出门在外,一般不过个三五月,是很难同家里人团聚的,他们吃住在船上,长年累月,任风吹雨淋、烈日暴晒,每近黄昏,纤夫们个个筋疲力尽,休憩在船板上。待到第二天黎明,又早早起程。

拉纤,近似一种生命的冒险。纤夫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尽管常常有人摔下悬崖,葬身鱼腹,却依然有人干下去,似乎与拉纤结

下了不解之缘。纤夫如果被水冲走了,尸体是很难找回的。因事前都立下了不负生死责任的字据,由船主或掌舵的把死者的几件换洗衣服和少量的安抚费,送至其父母或妻子手上,说明落水原因后,烧几页纸钱、一炷香烛,即行了结。为此,许多家人不放心,每每念及她们的丈夫出门在外,总是不忘在家中烧香拜佛,祈求菩萨保佑他们能安全归来。那时,我记得有这么一段念白:“郎背纤绳下汉江(武汉),我在堂屋烧拜香,一念南京土地,二念北京城隍,三念观音老母,四念回乡神灵,安安全全莫出事,保佑我郎早回宗,省得一心挂两肠,哭死哭活守空房……”

时至20世纪60年代初,湘黔铁路通车了,沅水的水运业务也相对减少。随着科技的进步,古老的木板船逐渐消失。从此,纤夫的艰辛劳作也画上了句号。

古村新貌

刘本楚

乘坐采访的大巴车上,我前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辰溪县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探访。随着重重叠叠崎岖的山道峰峦和蜿蜒不绝的细流溪涧,心里总在不不停地荡漾着无数想象的涟漪。

正值峰回路转,藤蔓缠绵、绿浪起伏的林海出口处,一湾清亮的小溪,闪闪亮亮,悠扬而来。

停了车,沿溪岸漫步而上,一座古老的村院定格在我的目光里。一堵写满沧桑和皱纹的长长围墙,严严实实地包围着一个村院,重重洁白的飞檐翘角,在青瓦瓦烟村托中流光溢彩,村院里幢幢屋楼呈梯形层层上升,屋基连着屋基,瓦檐挨着瓦檐,凝聚着团结和睦的亲情,坐落于绿树掩映、山怀水抱之中。

转眼,溪流对岸的云脚山湾处,但见“兰陵别墅”的字牌题于砖墙门额,虽有云绕雾绕,但字迹尤为抢眼。屋内木楼显然焕新,感觉岁月不尤,气色兴旺。

拾级而上,两侧围墙高矗,木门洞开,一门一户,森严别致。进得门去,屋内井然有序,厢房中堂,天井阳沟,鲜活着清代康熙年间砖木结构的建筑风格。再看脚下细窄铺成的玉竹石板,纹路细腻,色彩养眼。举头仰望,雕梁画栋,凤舞龙飞,花卉芳草,栩栩如生。

沿通道石阶,层层登高,我突然发现在每家的门户上均有门额题字:“儒学名家”“兰陵家兴”“师俭清风”……用心细细品读,深感字眼笔力间,总在生发着习习轻扬的清正家风。再看门额下方都有“八卦”图案刻印其中,寓意迂回旋转,阴阳结合,藏风聚气。

我久久地仰望着“派演天潢”和“鄮侯家声”这两幅字迹,顿觉自己学识肤浅,颇为费解。再三思虑,这“天潢”是否指代皇家贵胄?这“鄮侯”又是指代谁呢?“鄮”为地名,古时指湖北光化一带,今指河南永城,是否指代汉相萧何?我细细翻阅历史,查后方知,“鄮侯”就是刘邦给萧何的封号。“鄮侯家声”就是肖氏家族的先祖期望子孙奋发向上,将来封侯拜相,重振肖氏家声。

再次仰读“文元继世”“儒学名家”“师俭清风”等联语,我的灵魂深处似乎真的看到与听到了古村历史文墨的灵光辉映门第,闪烁有声。

步出围墙大院,穿过溪桥田埂,在鸟语花香中来到又一座封闭森严的砖墙屋楼。仰头望门额,见四字横联“三余三三”。“三余三三”,左读右读,正读反读都是如此,我百思不得其解,比起前面的门额题字更难理解。我询问身边的许多游客,都只是摇头无语。后面寻找到古村的一位百姓老者才得到答案。他说:“这叫‘耕读堂’。‘三余三三’衍于耕读,是肖氏子孙必须牢记的家风,更是本族延续耕读兴家、文墨继世的精髓。‘三余’即‘冬时岁之余,夜时日之余,雨时晴之余’。告诫族人须珍惜光阴,善挤时间,加倍努力,用足‘三余’;‘余三’即‘三年之耕余一年之粮,九年之耕余三年之粮’,教育族人节俭持家,勤耕农种,以防饥荒。‘三余三三’四个字,首尾照应,左右回环,其中蕴藏着耕读正心、奋发图强、光祖耀宗的深刻含义。”

“耕读堂”上的阁楼间另设有“宝凤楼”,可见此处是藏宝栖凤之楼阁。可以想象这“宝凤”必是指男童与女童,暗喻着肖氏家族宝凤满楼,后继有人。

“宝凤楼”左右两边刻有醒目的“教养”二字。教字,为左右结构,左孝右文,应饱含孝老爱幼、习文广识之意;养字,应饱含修养、修身、齐家之义。加之一楼谷仓、二楼学堂,将耕读兴家的理念融入建筑,构成“耕读堂”的特别设计,使谷仓、晒楼、牛栏、火房以及农耕设备与学堂、凤楼、花园、操场融为一体。

来自山东兰陵的肖氏支脉繁衍于此,筚路蓝缕,走过了数百年的风雨历程,正因这渗透血脉的文化滋润,致使古村荣誉流长,家声天下。

初春的一天,我又一次来到了五宝田,亲眼目睹了当地下定决心做好文旅结合大文章的举措。他们请来了当地文人墨客,为古村的所有景点命名、题字、撰文;复修盘旋山路,悬崖栈道,为秀峰茂林种植盆景;在溪流两岸栽花植柳,育培芳草;整修溪床,清流山泉。

原始古朴的大山清流,甘甜了两岸的田野风物,甘甜了山民的冷暖心田,甘甜了四面八方游客的友情,也芳香着古村历史的文墨。

